

绿城杂俎

散文

### 宋代女人

王涛

先说李清照,假如北宋没有变成南宋,她肯定不会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”,以至“满地黄花堆积”。如你所知,在她豆蔻之际,喜欢偷眼看帅哥,“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”嘛,真真是一颗淑女式青梅,斜挂在李家院墙上。在她成熟之年,“常记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!争渡!惊起一滩鸥鹭。”这小伙子不仅喝酒,而且不醉不休。赵明诚福分不浅,娶回了一个既刁蛮又羞涩的“混血型”才女。

宋代的年轻美眉不得了,“花艳艳,玉英英。罗衣金缕明。闹蛾儿簇小蜻蜓。相呼看试灯。”一身性感打扮,吆五喝六地出门看灯,比黄梅戏《闹花灯》还热闹几分。穷人家的女孩儿,却是另一种情态,“岸边两两三三,浣沙游女,避行客,含羞笑相语。”我估计朱熹就是针对她们而采取了“笑不露齿”的封堵措施。在约会方面,康与之唱曰:“郎意浓,妾意浓。油壁车轻郎马骏,相逢九里松。”情妹乘车,情郎骑马,“九里松”可谓爱情的见证地。还有“月上柳枝头,人约黄昏后”。大月光地里,你依我好的情节我就不细述了。

事实上,宋代女人不仅大胆赴会,还经常拉着心上人的手四处溜达。李铨在《点绛唇》就很相思痛苦:“花知否?故人消瘦。长忆同携手。”琴瑟相闻的例子也不少,最著名的是“自作新词韵最娇,小红低唱我吹箫。”当然,男女在爱情面前一律平等,要不辛弃疾怎么会《青玉案》里一路追香逐艳,玩与情人捉迷藏的游戏呢?你瞧:“宝马雕车香满路,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,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至于朱淑真,她更是得开放风气之先,有《清平乐》为证:“恼烟撩露,留我须臾住。携手藕花湖上路。一霎黄梅细雨。娇痴不怕人猜。和衣睡倒人怀。最是分携时候,归来懒傍妆台。”“携手湖上路”就已经气煞了“理学”老爷们,何况“和衣睡倒人怀”,简直会要了他们的命。

宋代的劳动妇女特爱美。“插花野妇抱儿至,曳杖老翁扶背行。淋漓醉饱不知夜,裸股掣肘时欢争。”即使生了孩子后也戴花示美,也和男人们吃喝玩乐。当然养活不了,“大妇腰镰出,小妇具筐逐。”这说明“半边天”的历史起码得追溯到宋代。

可惜宋代美容业不够发达,《梦梁录》记载:“在五间楼前大街坐铺瓦前,有带三花点茶婆婆,敲响盏灯搬头儿拍板,大街游人看了无不晒笑。”她们是中国第一代草根小品明星,头上戴花,开放活泼,还挺会做买卖。我再附录一个色彩鲜明的对比画面:“白头老媪簪红花,黑头女郎三髻丫。”“簪红花”的白女“老媪”和一颦一笑梳了“三髻丫”的俏丽“女郎”,在大街上并排走,有趣着呢。

最后说说宋代妇女的家庭地位。地球人都知道“河东狮”的典故,它正是出自宋朝。我讲个比较生僻的“妻管严”的故事:“胭脂虎”是宋代尉氏县令陆慎言妻朱氏的绰号。朱氏凶悍无比,陆某畏妻如虎,连一县之政令,也要请示夫人定夺。写到这里,当代女权主义者笑了,宋朝男人苏轼则唏嘘不已。因为他所挚爱的亡妻王弗那样聪明沉静,知书达礼,温柔贤惠的宋朝女人,“相顾无言,唯有泪千行……”若王弗地下有知,一准万分激动。宋代的男人像女人,宋代的女人像水,女人和水,永远相依相偎。所以我愿意白天在当代生活,晚上回到宋代与她们恋爱。

急诊医生通知我会诊,简单检查后,明确是急性心肌梗死,需要马上介入治疗。当时他已经是休克血压,情况非常危险。我一边联系导管室做手术准备,一边着急联系他的家人。正准备拿他的电话找他家人的号码时,他的电话响了。一看来电提醒,写着“娘子”,我不由松了口气。瞬间我心动了一下,看不出都是中年男人了,还这么浪漫,想对方显示的号码一定是“相公”。接了电话,我先自报医院,介绍了他的情况,才问道:“你是他爱人吧?你能赶过来签字吗?”对方略略犹豫了一下,跟我说:“不好意思,我是他朋友,你打一个叫王梅的电话,是他老婆。”

我愣了一下,不容多想,找到王梅的电话打了过去,是个冷淡的女声,劈头就问:“什么事?没事我挂了。”我连忙再次介绍身份和他病情的危重,这次,对方的声音温和了:“谢谢啊医生,我和儿子马上赶到,该怎么抢救全听您安排,别管我,免得耽搁了。万一不行了我

们也不怪你,他老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病,刚送到医院就死了,救都来不及。”  
我放心了,有前车之鉴,起码更理解这疾病的凶险。  
待母子俩赶到,手术已经接近尾声,好夕暂时保住了性命。我找他俩签字,再交代一下病情,儿子满脸担忧,妻子倒异常镇定和冷静,一一把手续办完,病人送进了监护室。  
我到监护室查房,来来回回只见妻子在照看病人,很疲惫的样子。每次都问我,很客气,可看她照顾男人总是跟别的家属不一样,周到、细致,却缺乏温情的嘘寒问暖,只是在完成任务。男人被照顾着,也有种汕汕的表情。我看着,也不作声,想着那个叫“娘子”的电话。  
一天在走廊,看见妻子呆呆地坐在监护室门口的板凳上,我突然心生怜悯,想上前安慰她几句。她看见我,还是努力挤出一个笑容给我。我正要开口,她手中的电话响了,我俩都低头看电话,应该是男人的手机,显示“娘子”。她拿着电话,一动不动,任

电话铃响,我不忍心,拿过来,按了结束键,电话显示“娘子(23)”,应该是一直在拨打。  
我突然觉得很生气,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把电话塞还给她,愤愤不平地说:“这种男人你还爱他干什么?一个人过好也好。福没跟着享,生病了倒要你伺候。当时不如让我们别抢救……”  
她摇摇头,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冲我抿抿嘴,算是笑过,进去了。  
又过几天,他出院了,也不知道回哪里休养。  
亲爱的丈母娘  
杨师傅是代班司机,专门开夜间的士,白天除了睡觉就是打点牌,家里的事从来不管,只出钱不出力。结婚晚,33岁才娶了个23岁的小媳妇。老婆从小娇生惯养,刚结婚还没什么,生了孩子就乱了方寸,坚决要求和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。杨师傅是个大男人,哪里愿意和丈母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,诸事不便。奈何老婆实在无能,自己的工作性质也实在帮不上多少忙,还是

## 稻浪

潘新日

穿梭,和涌动的稻浪一起奔跑。清早的露水打湿了布鞋和裤角也不管,只顾拼命地跑,一直跑到学校。

当然,学校也是隐在稻浪中间的。少年时代,我们都没有跑出稻浪起伏的稻田,那些一望无际的诱惑,还真有点海浪的味道。虽然,我和燕林都没见过海,但我们从池塘和水库的波浪里,想象得出。至于稻浪往哪个方向翻滚是由风向决定的,虽然,我和燕林天天在稻浪间穿行,但谁也没有注意稻浪是向哪个方向涌动的,直到我俩打赌之后,我才知道稻浪是向南的。

小学时代是我们最苦的时候,饥饿是时常发生的,即使燕林的父母都是工人,但他们下放到村子里,和村民们一样会青黄不接,我这样说之后,就不难理解我们会掐几穗还没有成熟的青稻穗,一粒一粒地放进嘴里,嚼几口甜水咽到肚里。不过,我们会小心的,不然,生有倒刺的青稻壳,会悄然地钻到嗓子里,让你哭笑不得。

也希望水稻早点成熟,好尽早开镰,打一些新米,做米饭、熬粥。偶尔,我和燕林也会偷偷拽一些稻穗装进书包里,回到家里喂鸡,好让它们早早下些鸡蛋。  
经过一次收割之后,燕林的好奇心完全泯灭

了,他已经受够了劳累。那关口,任凭他怎么努力,也干不过我们,小孩子的心,远不如大人那般欣喜,只知道劳累,却不知道辛劳之后,能有半年的粮食果腹,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!

直到我们懂事了,我们才能体会稻浪翻滚的气势,才能闻到稻子的香味。

兼葭苍苍,草木枯荣,百转千回,一切皆是自然。稻子作为庄稼的王者总是在金秋时节才肯谢幕。土地撂荒那阵子,村民们省去了麦子的种植,却不忘来年夏天种上水稻。作为农民,他们肯定也是有着深深的水稻情结,喜欢一片金黄,喜欢稻浪翻滚,那样,心里才踏实。

我也奇怪于水稻的神奇,齐刷刷地如排兵列阵。水稻是庄稼中的谦谦君子,也不骄傲,永远都是谦逊低着头,相互鼓励,随着风,一浪接着一浪地奔涌,想在赶潮,又像在相互搀扶,洁白的的心里装着乡村,装着满身泥巴的农人。

我喜欢稻浪翻滚的气势,喜欢它们沉稳行走的姿态,喜欢它们闪耀着粮食光芒的清幽,这样想着,自己也仿佛变成了其中的一粒。

再次和燕林一起来到稻田时,稻子已经收割了,成片的稻子躺在地上,饱满的姿态让人眼羡,它们可能跑累了,也要在地里歇歇。

散文诗

### 寒夜

梁爽

陈旧的老屋,挤满喧嚣的寒气,每一个角落都飘着冬的呼吸。炉火的温度,在寒风面前逐渐地失去曾经的温暖。

夜雨声声,敲打着我的心窗,叩击着我失眠的思绪。

暗夜苍茫,一盏心灯独自闪亮,疲倦的躯体泊于眠的岸边。心无语,如踌躇的游子,静立于浓浓的夜色里,找寻已走和将走的路。

风声过处,滑落树的战栗。那些熟悉的灯火,在彻骨的风雨中失却了踪影。

暗夜里回望,曾经的相伴已是人影寥寥,当年的激情场景一片荒凉。如果只是黑夜,但却能拥有一丝温热;如果没有这一丝温热,但却能看到两颗黯淡的星星……

夜,短暂而漫长。依然的心在期盼中思索,孤独而冷清。  
一叶孤舟,伴我垂钓寒夜里的太阳。

新书架

### 《三国史秘本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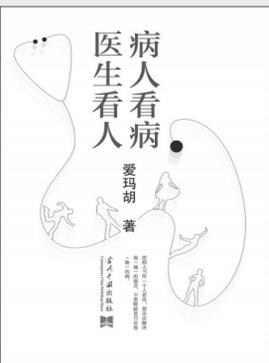
章艳芬

《三国史秘本》从黄巾起义开始讲,到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结束。

陈舜臣对史料的独特解读所形成的三国史观,既不尊刘,也不尊曹,从而能够比较客观自然地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来铺陈。正像作者自己说的:“不论这部书的好坏,在这里只是想说明,这本三国志故事是由陈舜臣本人创作完成的。”

作者陈舜臣,华裔日本作家,“日本小说界无出其右者”,日本文学史上首位“三冠王”,在日本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与司马辽太郎并称双璧。他通晓日语、印度语、波斯语、汉语、英语五种语言,作品常呈现无国籍的宏观视野。他的历史作品因加入了推理的成分而自成一派,在日本掀起阅读中国史的热潮。

## 连载



搬到了丈母娘家。  
杨师傅的丈母娘是那种做事风风火火的人,里里外外一把能手,做饭、带孩子、做家务全揽了,不由他们插手,也瞧不上小两口做事。就是一张嘴厉害,这边做,那边说,唠叨杨师傅挣钱少、熬夜身体不好、打牌败家之类的话,也不是真的嫌弃,只

是话说得不中听。  
杨师傅开的士,什么人没见过,谁好谁坏,环境分得清。虽不跟丈母娘计较,到底心里有些不痛快,跟丈母娘就隔着点。  
一次下晚班回家,见丈母娘正在试电子血压计。原来药店搞促销,买药送血压计,丈母娘有高血压病,每天吃药,就送了个血压计回来。  
杨师傅看见丈母娘,没准备多说话,打个招呼就要回房间睡觉。丈母娘正摆弄呢,总觉得血压量得不准,见杨师傅回来,硬拉他量个血压,说他血压正常,量了当个标准。  
量不过丈母娘的热情,杨师傅端正正坐着量了个血压。数值出来,两个人吓一跳,220/110mmHg,都说血压计坏了,再量一遍,更高,250/130mmHg。  
杨师傅又紧张又害怕,自己什么感觉没有,头不痛不昏,怎么血压会这么高?丈母娘到底是老病号,有经验,社区都做过培训,有事找警察,有病打“120”。丈母娘当时打了

“120”,不许杨师傅动,把自己的高血压药和速效救心丸拿来,吃的吃,含的含。就这样杨师傅被送到了我们医院,住了院。  
检查结果出来,还真有问题。杨师傅心脏血管堵了,给放了支架,后来血压也控制平稳了。  
我到病房查房,看见老妇人每天给他送汤送饭,以为是杨师傅的妈妈,跟她打招呼:“您儿子恢复得不错,就是以后要注意血压情况,吃饭少放油和盐,找个不熬夜的工作吧。”老人笑眯眯地点头谢我。  
杨师傅得意地介绍道:“这是我丈母娘,那比我妈还亲。要不是她老人家,我这条命算是废了。”  
老妇人满意地笑着说:“一个儿、半个儿,都是儿。能不亲吗,净说傻话,难怪你二百五呢!”(当地称女婿为半个儿)  
大家一愣,老人得意扬扬,说:“你血压高到250,那不是二百五吗?”  
大家哄堂大笑。  
他很不话,话少,问病史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,只摸着头

不好意思地笑。还是他老婆利落,三下五除二把他的病史讲清楚,该签的签,该谈的话都一一搞定。跟他埋怨他:“他呀,三棒子打不出个响屁,只会干话,要他跟别人谈生意就往后面躲,家里里外外全靠我。”三个老人走,从住院到料理后事,他只晓得闷头抽烟,百事不管。别人都说,没有我,他吃饭都不知道怎么张口。”  
我一边整理住院资料,一边安慰她:“这样也不错啊,人老实就好,省得在外面搞些鸡飞狗跳的事,反而家里不安心。你当年看中他的,不也是老实吗?”  
她挺得意的:“那倒是,他年轻时就不爱说话,会做事,踏实,没有花花肠子。我们那里在外面包小三的、赌博借高利贷的、偷偷卖房子的蛮多,我们家算安逸的。姑娘儿子都争气,像他们的爹,不声不响,只读书,现在都研究生毕业了,一个教书、一个搞学问,出息大着呢。”  
还真是挺幸福的一家人。

随笔

### 方言,游子的名片

刘永红

远离故乡,我们的乡音、味蕾、嗅觉都深深地打上了故乡的印记,这是我们的名片。方言就像一张隐形名片,藏在语言里,但只要一开口,就亮出了你的家底,南就是南,北就是北。真正离开故乡,是从去省城的大专念书开始的,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故乡。身居都市,浓浓的乡愁时刻萦绕在我的心间,方言就是一名片,写满乡音乡情,乡音就是籍贯,乡情就是我们的联络方式。

“吾心安处即故乡”。远离故乡,只有在新闻里、网络世界里看到一点关于故乡的信息,听到一两句熟悉的声音,或者在路边的小摊吃一碗故乡的风味小吃,才能让我的乡愁有所缓解。走出故乡,故乡就成了一个空间符号,一个地域概念,在我们稀薄的乡音和方言里渐渐地被淡忘抛弃……

一直喜欢听北京话,觉得有京剧道白的韵味,有板有眼,婉转得有章法,仿佛舞台上的青衣凭空抛出的两管水袖,有优美的弧度。北京话沉着、大气,颇具王者风范,但又不是一味地以势压人,而是想着法子转弯,仿如华盖下的帝王,时常也能放下君威,一脸亲和地走向民间一样。

上海方言则不然,它是热热闹闹的百姓过日子,有些喧哗,有些急躁,还有一些马不停蹄的慌张,一句接着一句,没有喘息的机会。急促、细碎,就像上海人普遍都有的小精明、小门楣,想来,要在密密的人群和楼宇之间周旋、立足,启用的智慧宜小,而经天纬地的大胸襟、大谋略也实在派不上多大的用场吧。

四川方言则是悠闲的,日子过得不紧不慢,正事也要搬到茶楼里去做,生意放在浓醇醇香的茶里,一开一倒地泡,一壶一壶地谈,使的是温火慢功夫。所以,四川话也不是一味地平缓,而是有自己的节奏,像戏迷合着拍子,抑扬顿挫,悠扬婉转。

故乡是一个人的灵魂的轴和坐标,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围绕那个原点延伸、转动,而方言就像这个原点的一眼甘泉,这是我们生命里程和命脉走向的力量所在。